

## 老王的“下岗”风波

■ 叶龙

“你们听说没,老王就快提前‘下岗’了!”班前会还没开,机修工小李就开始分享小道消息。

“下岗?怎么可能?老王在咱厂干了一辈子,离退休还有几年哩,他是犯啥错了?不可能啊,就他那个穿钉鞋还要拄拐棍的性格,犯错是不可能的。”熟悉老王的小张听了,连连摇头。

“还不是因为厂里搞来了一个叫什么VR事故体验机的玩意给闹的。”小李解释道。

老王五十多岁了,虽然只是选煤厂的一名普通机修工,可全厂人都认识他,甚至附近几个厂都知道这个厂有个“王牌安全帽”。

老王生命里一大半时间都在和煤炭打交道,听他自己说,早年因家贫,十几岁就跟着父亲在一家煤矿做临时工。那个年代,一家能有两个人在煤矿,日子不会差。可好景不长,老王的父亲在井下休息时,不小心被“煤溜子”卷了进去……老王接替父亲,成了名正式工,但这件事对他而言绝非获得正式工身份这么简单,他开始对安全有了近乎苛刻的要求。从自身的安全保护装备到现场的安全状况,但凡有一丁点危险因素,他都拒绝工作,直至风险排除。

后来煤矿停产,老王兜兜转转来到了选煤厂,做了名机修工。工作环境的改变并没有让他降低安全要求,反而“变本加厉”,扩散到身边的工友,渐渐地,老王得了个“王牌安全帽”的外号。

从班组每个人的安全装备佩戴到当天工作可能发生的危险,再小的隐患,都逃不过老王的眼,而且他还追着督促改正排除,以至于班组长每天在班前会上专门给他留时间“发言”。

刚开始工友们都抱怨,认为老王多管闲事,但几年下来,班组连一例轻伤事故都没有,大家纷纷竖起了大拇指,还开起了玩笑:“老王的主职应该是安全员,机修



只是他的兼职吧!”

不过,老王这个“王牌安全帽”,却遇上了“下岗”风波。

原来,厂里不久前新建了一个VR体验馆,里面的事故体验机综合用电触电体验、基坑坍塌、灭火器体验等10项安全体验项目,能最大程度模拟真实场景下的安全事故,让工人们体验不安全操作形式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。体验过的人没有一个不点赞的,厂里由此传起来:“这下老王要提前‘下岗’了。”

刚开始,老王不服气:“就这个机器,能有啥用?还能比我几十年的经验更厉害?”但体验过一次后,老王不说话了,这个机器确实比自己“口头教导”要好得多。

“安全技术越来越先进,跟机器比,人的作用越来越小,我是该下岗了。”老王默默想着。

老王安静了,以前每天班前会上的唠叨声停了,班组长让说说安全事项,他轻轻摆摆手,然后悄悄离开。看见工友违章了,他张了张嘴,还是什么都没说。

厂里领导注意到了老王的变化,找他询问情况。老王犹豫再三,说出了心里话。

领导听完,哈哈大笑起来:“老王,你糊涂了啊,这机器里的数据还不是来自你们探索出来的经验嘛。技术再先进,只能发挥辅助功能,人始终是安全管理的主体,尤其像你这样经验丰富的老职工,就是我们厂的宝,给我一百台机器也不换。谁说让你下岗,我可跟他急!”

谈完话,老王的嘴角翘了起来,高兴地说:“这机器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,我给大家传授安全经验,本来就不冲突,现在二合一,安全肯定越来越好!”

于是,“王牌安全帽”重新“上岗”了。“有你这个‘安全帽’在,天塌下来我们都不怕哩!”听到工友这样说,老王的嘴角翘得更高了。

(作者供职于北京中煤煤炭洗选技术有限公司)

一线故事汇

## 背炭往事



■ 陆继山

离故乡四五里远的地方,有一个煤质极好的小煤矿,儿时冬天,去那儿背炭的经历刻骨铭心。

从我们村到小煤矿只有一段蜿蜒起伏的羊肠小道,要把炭搬回家里,只能用竹篓一点点背。春夏秋三季天不冷,只需少量的炭火做饭,父母偶尔去煤矿买一些便能满足日常消耗。可入了冬,温度急剧下降,家家户户都要

烧暖一个火炉子过冬。用炭量激增,全家人只能冒着严寒和风雪去小煤矿背炭。

有一年冬天,鹅毛大雪飘了整整一周,积雪深的地方已经没过小孩的膝盖。母亲出门背炭,我也拿起小背篓跟了出去。天冷路滑,母亲劝我待在家里,但我硬跟着她,沿雪地一路找着那条羊肠小道,往煤矿走去。

虽然只有四五里地,但我们走了很久。雪后的山村格外寂静,甚至看不到鸟儿的影子,大雪厚厚地覆盖着每一寸土地,我们不得不慢慢探路,以防陷进坑里。

到了矿上,母亲买了一小堆炭,背篓被装得冒出个“小山尖”。她拿了几块象征性放进我的背篓,我嫌太轻,伸手又捞了几块大的,然后得意洋洋站到另一边,母亲笑着对我摇摇头。

母亲负重且拉着我一步步往家走,我们总感觉到身后有个人影跟着。走到半路回头发现,一个顶着头巾的中年妇女背着一个陈旧的背篓,弯腰在地上捡拾碎炭。我突然反应过来,因为母亲的背篓装得太满,不时会洒出一些,她便

跟在后面捡。这时,母亲突然放下背篓,转身朝她走去。中年妇女见母亲迎面走来,突然起身,脸一下红了,赶紧起身迎上,卸下背篓递到母亲手里。不想母亲接过她的背篓,径直走回,将自己背篓中的炭分出一半。中年妇女一再拒绝,但母亲不断劝慰,执意帮她背上背篓,并招呼她早点回家。

中年妇女很快消失在雪地里,我们继续往前走,我问母亲:“那些炭是我们花钱买的,那妇女有手有脚,看似不像是没有劳动能力的,为什么要分给她一半?”母亲语重心长地说:“正是因为她有手有脚,这么大的风雪还出来跟在我们后面捡些不起眼的碎炭,说明她家里一定遇到了什么困难,咱应该帮一把。”

母亲一路走,脚步更加轻快,嘴里还念叨着:“没想到,今天这一趟,把温暖背到了两个家里……”

时过境迁,冬天严寒又起,风雪又一次将我淹没在城市的人海里,我总想起那些年的背炭经历。当然,最怀念的,是那个没有多少文化但用她那高尚的品格给我以深刻教育的母亲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## 儿时鱼冻香

■ 黄小霞

腊月寒冬,我做了鱼头火锅,里面加了豆腐、白萝卜片等辅料,汤鲜美。热气腾腾中,一边吃,一边看着窗外雪花飞扬,思绪不由地回到多年前。

幼时家贫,吃鱼是奢侈的事。好不容易有一次吃鱼的机会,可一条小鱼根本无法满足家里四个孩子的胃口。傍晚,忙完活计的母亲,仔细将鱼洗干净,尽量多加些佐料和水。等鱼做好,她并不让我们马上吃,而是神秘地说:“你们乖乖去睡,我保证明天你们几个都能吃得饱饱的。要是现在就吃,一人两口就吃完了。你们想想,哪样划算?”因为相信母亲,我们于是乖乖睡觉,睡梦中,全是吃鱼的滋味。

次日醒来,母亲将鱼端到桌上,真得有满满一大碗!喜出望外的我们端起自己的饭碗,争先恐后抢食起来,那情形真可以用狼吞虎咽来形容了。母亲不吃,她只是站在一

边微笑着,看着我们吃,并不时提醒:“小心鱼刺!多嚼一嚼!”

其实,那满满的一大碗并非原本意义上的鱼,而是一大碗鱼冻子。母亲将尽量多加了水且做好的鱼放在露台上,经过一夜的低温和寒冷,鱼汤和鱼肉被凝固而已,形似果冻。虽然鲜美的鱼味被稀释了,并且鱼冻子吃在嘴里是冰凉冰凉的,但彼时我们四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仍吃得津津有味,满嘴生香。不能不说,母亲为让我们得到吃鱼的满足,她是动了心思的。

如今,吃鱼不再是一种奢侈的事,即便不是冬天,想吃鱼冻子也可以借助冰箱来实现,只是生活日渐富裕的人们大快朵颐惯了,早已不屑这种吃法。不过于我而言,每每吃鱼,总还会想起小时候吃鱼的情景来。

想想,那碗鱼冻子,是一份被稀释了的生活标本,更是一份被升华了的情感记忆!

(作者供职于中储粮国家粮库)



## 铁塔银线

安宁

(作者供职于中国能源报)

